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神秘的公寓

AGNES CECILIA

Maria Gripe

玛丽亚·格里珀[瑞典]/著
任溶溶/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神秘的公寓

AGNES GECILIA



Maria Gripe

玛丽亚·格里珀[瑞典]/著
任溶溶/译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秘的公寓/[瑞典] 玛丽亚·格里珀著; 任溶溶译.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书名原文: AGNES CECILIA
ISBN 7-5376-2000-8

I. 神… II. ①玛… ②任… III. 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0514 号



Original title: Agnes Cecilia – en sällsam historia
Original publisher: Bonnier Carlsen Bokförlag AB, Stockholm
Copyright: © Maria Gripe 198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ansBooks AB, Stockholm

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

神秘的公寓

玛丽亚·格里珀 [瑞典] / 著
任溶溶 / 译
臧勇 / 封面绘画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16 万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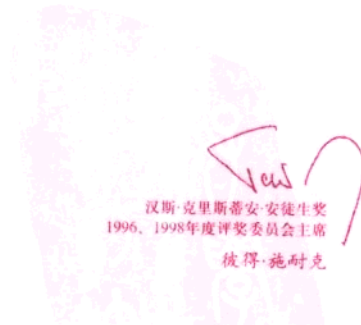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40 元

(本书独家中文版权由 Bonnier Carlsen Bokförlag AB 授予)



自从1956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设立以来，一直被视为儿童文学领域最高的国际荣誉。这个奖每两年一次授予一名作家和一名插图画家，表彰他们以其作品为儿童文学做出的持久贡献。《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中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品位，表现了将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同阅读的趣味性相结合的重要主题。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
1996、1998年度评奖委员会主席

彼得·施耐克

1967年4月2日庆祝第一次“国际儿童图书日”的时候，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的创始人杰拉·莱普曼在一封给儿童的信中这样写道：“一想到你们将全都来读同样的书，相互之间了解这么多事情，这不是很令人惊喜吗？”她住在瑞士，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莱茵河畔同德国和法国接壤的巴塞爾城。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创建于1953年，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想聚在一起，更好地了解用不同语言，在不同国家为儿童所写的书。现在过去了近五十年，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已经发展成为推广儿童图书，促进儿童阅读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设有分部。在这个庞大的组织中工作的人们都坚信，图书是连接儿童之间的桥梁，图书帮助儿童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最著名的活动之一是每两年给一名儿童图书的作家和一名插图画家授奖，以奖励并感谢他们写出了好书，画出了好的插图。这个奖叫做“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是给予儿童图书创作者的最高奖。丹麦女王H·R·H·玛格丽特二世是这个以出生在一百多年前的著名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

蒂安·安徒生的名字命名的奖项的赞助人。也许你已经读过或听说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如《丑小鸭》或《美人鱼》吧？

迄今为止，已有来自二十一个不同国家的二十三位作家和十七位插图画家获得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奖。他们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现在还有了中文译本，编入了这套丛书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巴西的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是安徒生奖获得者之一。她写了《走钢丝的人》和《黄书包》等作品。她是用葡萄牙语写的，这是巴西的官方语言。她指出，由于学外语很困难，所以读者和作者都依赖于优秀的翻译家出色的翻译。

已经成名的所有作家，在童年都曾经是如饥似渴的读者。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告诉我们，是那些具有丰富的想像力的图书伴随着她成长。一天又一天，书给她的东西越来越多；书把她带到世界各地，带到圆顶冰屋、茅屋、宫殿和摩天大楼。只要她做出选择，书就把她选择的东西带给她。

写出了《养女基里》和《我爱雅各》的美国作家凯塞琳·帕特森说得很有道理：世界属于读者。借助图书，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去世界各地或者去遥远的星球。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大自然的奥秘，我

们甚至可以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感情和思想。巨大的财富在等待着我们。啊！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打开书的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如果你的想像力要发展，那么就需要帮助。”另一位可爱的安徒生奖获得者，创作了如此令人惊奇的长袜子皮皮、强盗之女罗尼娅等人物的瑞典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说：“它需要那些小小的字母和文字，需要那些可以写进书里去的東西，那些令人激动、令人愉快的美好事物。好书能点燃探索的明灯，帮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看见在通常情况下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澳大利亚作家特利西亚·莱特逊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无所不知的人是没有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块魔毯，但是它是藏在你们的脑子里的……你们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它就能带你们周游世界，知道好多激动人心的事。你可以感受一切，可以看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并知道接下去将要发生什么。你足不出户就可以走访你的邻居，去每一个国家……”

是的，图书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文学首先是转换成语言的世界……图书可以帮助你弄清楚你该大声疾呼什么，该为什么而斗争，该与谁联合，从哪里开始改变事物。”这是写出了滑稽冒险故事《从罐头盒

里出来的孩子》的奥地利作家克里斯蒂娜·纽斯林格说。莉吉亚·布咏迦·努内斯则认为，世界上有这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贫穷、不公、战争。设法知道并理解人们在其他国家如何生活的，可以大大有助于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保守秘密》一书的作者，挪威的托摩脱·豪根说：“如果我的心没有在字里行间跳动，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所写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指望我的书在别人眼里栩栩如生。”他还说：“我写到了梦的必然性，写到了幻想的力量和创造性。”

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创作了《乌雀街上的孤岛》中的阿列克斯、自称为“巴勒斯坦王后”的莉迪娅等一些了不起的男女主人公。他说，他整个一生都受到一种东西的驱动，这就是讲故事的需要。这种需要引发出越来越多的故事，架起了年龄、文化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的桥梁。他收到许多孩子的来信，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自己的眼光来读他的作品。

美国作家弗吉尼亚·汉弥尔顿说，她要让她的书创造出—一个世界，使其中的人物同现实生活中的人，同普遍的情感，直接建立起相互的联系。我们在她的小说《了不起的M.C.希金斯》和《小布朗之星》中都看到了

这一点。讲故事是她呈现并同读者一起享有她那特定的美国黑人社会的一种方法。在她以前，她的父母，以及她的父母的父母，都是以这样的方法做着同样的事情。她继承了古老的传统，用故事作为保留传统的手段。故事在她的手中成为一种魔力，成为一种能源，她将这种魔力和能源传达给那些阅读的人。

写了《六十个老爸的房子》和《坎迪，快回家》的荷兰裔美国作家门德特·德琼告诉我们，孩子们常问作家的问題之一是：“你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些想法似乎来自什么地方，又似乎不是来自什么地方，总之是来了，以许多奇怪的方式来了——但是来自于内心。作家的职责是全部艺术的职责，这就如中国思想家陆机所说，是‘笼天地于形内’。”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却是一个美好形象。例如，请想一想，你如何能“笼”美景于一张照片的“形内”，或者“笼”一个故事于字词、句子、章节甚至一整本有头有尾的书的“形内”。

“故事在哪里？”深受爱戴，创作了《洋葱头历险记》和《电话里的童话》的意大利作家贾尼·罗大里在他最著名的一段诗文中写道：“在每一件简单的事物中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桌子的木头中，在玻璃中，在玫瑰中……”

“我们说的事情会实现，”贾尼·罗大里还说，“重要的问题是要让合理的事情实现。没有人拥有法力无边的词。我们必须一起来把它找到，在每一种语言中，带着激情，真诚地、富于想像地去寻找。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写能使孩子们欢笑的故事。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孩子的笑更美的了。如果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一起欢笑，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那么这将是伟大的一天——让这一天到来吧！”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秘书长雷娜·迈森
2000年2月15日于瑞士的巴塞尔



人物表

诺拉（埃莱奥诺拉）·赫德

卡琳·舍伯里——诺拉的姑婆，收养她的人

安德斯·舍伯里——卡琳的丈夫

达格——卡琳和安德斯的儿子

薇拉·阿尔姆——诺拉的外婆

比耶·阿尔姆——诺拉的外公

莱娜——诺拉的同学

英加——莱娜的外婆

胡尔达——英加的母亲

埃德温——胡尔达的第二个丈夫

阿格妮丝·比约克曼——薇拉的母亲

赫德维格·比约克曼——阿格妮丝姐姐

塞西莉亚——阿格妮丝的非婚生女儿

马丁——塞西莉亚的非婚生儿子

卡丽塔——泰蒂的母亲

泰蒂(阿格妮丝·塞西莉亚)·恩格——马丁和卡丽塔的非婚生女儿

医生——阿格妮丝的邻居

芭蕾教师





这事好像只发生在诺拉独自在家的时候。

她说不准事情是怎么开始的，但就开始在他们春天搬进这座旧大楼以后不久。开头几次碰到，她简直没往心里去。因为安德斯一来就把整套公寓的墙纸撕去，露出了原先钉死的那些壁橱，一切显得那么乱七八糟。旧房子的地板通常都嘎吱嘎吱响。所有房子似乎都充满了神秘的响声，不过每件事情通常都可以作出解释。

然而她渐渐领悟到，这并不单纯是地板嘎吱嘎吱响——这是另一回事。她不想称之为闹鬼；这不过是一种无法解释或者讲不清楚的事情罢了。不知怎么的，她打一开始就知道她必须保守这个秘密。甚至对达格她也不能讲。

她从来不知道这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就在事情发生之前她却有一种预感。她可以在气氛中感觉到它——一种无法形容的离奇气氛。

这一回也没什么两样。



达格在家就好了！她需要跟他谈谈，好摆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只要他现在回家，那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至少可以阻止。想到这件事她再也受不了了。她冲进厨房，从桌子上的水果钵里拿了一个绿色大苹果。忽然电话响起来。

我希望它是打给我的，她心里说。跟什么人讲讲话都会驱散那种离奇的气氛。

但只是有人拨错了号，一个姑娘想打电话给油漆店。

“喂，你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诺拉把电话号码再说了一遍。

“你那儿不是奥克松的电话？”

“不是，你打到舍伯里家来了。”

“噢，这么说你那儿不是油漆店？”

“不是，很抱歉……”

“你是谁？”

“我是诺拉·赫德。我住在这里。”

沉默了一下。

“噢，对不起。我想打电话给油漆店。”

“不要紧。”

诺拉把听筒轻轻放下。对话那么快就结束，太差劲了。她慢吞吞地回自己的房间。

她有一个多么可爱的房间啊！每次她走进房间都这么想。光线明亮，太阳直照进来。窗口她可以看到七个花园和九个屋顶。

她把脑门顶在凉快的窗玻璃上，低头看下面的院子，依旧看不到达格的影子。他那辆自行车不在停车的地方。他大概在芭蕾学校，吃晚饭前不会回家。到吃晚饭还有近





神秘的公寓 · · · · ·

两小时。她觉得饿了，正想啃苹果，一下子停下来，屏住了呼吸。

那些脚步声是在那边房间吗？

是的。现在脚步声近一些了。又是那些脚步声。

她背对着脚步声站着一动不动，紧张地倾听着。现在脚步声正在走进她隔壁的房间，接着慢慢地来到她的房门口。它们在那里停下了。

每次都一样。脚步声好像直接从寂静中一下子响起，慢慢地向她这边过来。诺拉知道没什么可害怕的。不管是谁走来都不会加害于她。她试图不理这些脚步声，当它们不存在，但总办不到。这些脚步声逼着她去听，使她每一次都不得不注意到它们。

它们总是从圆形房间过来。它们从那里开始，接着穿过圆形房间和她自己的房间之间的小房间，然后来到她的房门口。它们在那里停下，一下子没有声音了。

但这不是说来的人，不管是谁，就此消失了。正好相反。诺拉整根脊椎从上到下都可以感觉到，有人就站在她身后。有人站在门口，就站在门坎上，一动不动，跟她一样。在等待着。在窥探着。

诺拉屏住呼吸，她全身心地倾听着。她感觉到不管是什么人站在那里，那个人也是同样紧张地在倾听着。

她们两个都在等待着。

诺拉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感觉到其中一定有什么道理。这种事不是人人都会碰到的。

当这件事正在发生的时候，她并不感到特别害怕。如果她高兴，她可以转过身来看到那里什么也没有。但只要她明确感到身后有人，大可不必去打扰他。她与那人之





间好像有一种默契：那看不见的来访者总是先离开。

有时候诺拉怀疑是不是真的来找她。说不定是弄错了？转眼间她又断定，一定是有人特地来问她要什么——在房门另一头的什么人想跟她联系。

好了！来访者终于走了！

诺拉渐渐重新镇静下来，可以照常在她的房间里走动了。她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只剩下一个人，这同样也是说不出来的。她只是感觉到。好像她心中和周围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一样什么东西就是消失了，没有了，哪怕她听不到脚步声的离开。

她宽下心来，深深吸了口气，伸伸腰。她叹口气，朝四周看看，接着走了两步。

不错，一切恢复了正常。也许有点冷。快要下去的太阳照亮了桌子上的白色郁金香。墙上的钟表轻轻地滴答响，窗台上的盆栽挺起它们细巧的叶子对着阳光。

但还是失落了一些什么。她感到一种奇怪的渴望。每次她听到那些脚步声以后，总觉得像是什么人使她一瞬间回想到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存在过和远去了的东西。





2



达格会听她讲这件事的，这她知道。达格很敏感，能够理解别人所不明白的事。要是知道诺拉碰到的事，他会很高兴的。对这种“现象”——他会这样叫它们——他特别感兴趣。关于神秘的事，他比她更加好奇得多。尽管如此，诺拉觉得她还是必须守口如瓶。

达格不是她的哥哥，但是在一家人中她和他最亲。他的父母，安德斯和卡琳，在她小时候领养了她。

卡琳实际上是诺拉的姑婆——她父亲的姑妈——虽然卡琳只比诺拉的父亲大几岁。卡琳生下来的时候，她的哥哥们早已长大，而且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了。

卡琳是唯一愿意而且有条件收养诺拉的亲属。其他人不是太老就是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家属们决定，卡琳对诺拉最合适，安德斯也一点不反对。他倒很想有个女儿，而且看来他们夫妻不会再有孩子了。

卡琳是位图书管理员，安德斯是位教师。他们热爱他

